杜工部集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全於是取僞注之紕繆舊注之踳駁者痛加繩削文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衍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長孺苦學强記冥搜有年請爲余撫遺决滯補其未逮余欣然擧元本畀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藁余定其名曰朱氏補注擧陸務觀注詩誠難之語以爲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酎二條以道吾所以不敢輕言注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眎亟請鋟梓仍以椎輪歸功於余余蹩然不敢當也[illegible]者久之矣注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注書動云

吾效李善善注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餅瀉水今人飯飣拾取會足當九牛一毛乎顏之推言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何況注詩何況注杜少陵開代英靈目空終古佔畢儒生眼如針孔尋撦字句割剝章段鑽研不出故紙拈放皆成死何有趣滯膠文義邃反呂向謂善注未能析理增改舊文唐人貶厯比於虎狗鳳雞寧可用罔復踰斯撤樊見小集出於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略排纘有識者聊可見其為事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曾言黃鶴之故智鉤稽年月穿穴琰碎必盡改樊吳之舊而後已鼴鼠之食牛角也其嚙愈專其入愈深

其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晉書韓之善喻也余既不敢居注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遡前轍後觀而不舍然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錮不傳必將有精若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如聽其流布而余為瀛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諸同人曰草堂箋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廟洗兵馬入朝諸將諸箋鑿開鴻濛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而今珠沉玉錮晦昧於行墨之中惜也攷舊注以正年譜倣蘇注以立詩譜地里姓氏訂譌斥偽皆吾夫子獨力創始而今不復知出於誰手偵也何字

詮釋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者可思若夫類書謂語掇拾補綴吹花已萎嘬飯不甘雖多亦奚以爲今取箋注元本孤行於世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補者續者則聽客之所爲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相資類無相及庶幾不失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之論也因狥遵王之請而重爲之序以申道余始終不敢注杜之意虞山蒙叟錢謙益謹書

序

丙午冬予渡江訪虞山劒門諸勝得識遵王遵王錢牧齋先生老孫子也入其門庭見几刷壁架陳編緗粲然茶碗酒盞無非墨香知其爲人讀書而外頽無足好者 一日指杜詩數帙泣謂予曰此我牧翁箋註杜詩也年四五十即隨筆記錄極年八十書始成得疾著牀我朝夕守之中少間輒轉喉作聲曰杜詩某章某句尚有疑義口占析之以屬我我執筆登焉成書而後又千百條臨屬纊目張老淚猶濕我撫而祝之曰而之志有未終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謀之而何恨而然後瞑目

受會牧翁閲世者於今三年門生故舊無有過而問其書者乎讀其書部居州次都非人間所讀本而筆陣縱横甲乙牽連目眯志荒不可辨别遵王衮衮論之若數一二葢牧齋先生投老晨夕叅几與聞後堂燈紋老門生則馮子定遠陸子敕先而其家族子孫雖冠帶得得其與之共讀書者則惟遵王一人以是牧齋先生所讀書遵王實能讀之几箋註中未及記錄特標之曰具出某書某書往往非人間所有又獨遵王有之遵王稟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補箋註之所未具裝合幅軼眉目井然譬彼船釘杵犀移换不得而後牧齋先生之書成而後杜詩之精

神愈出人但知其能一弓而不知其成之者三年人但知其能三賦而不知其成之者十年後生輕薄喜謗先輩偶得一鬨乃敢奮筆塗抹改竄參臆逞私號召於人曰我註杜詩矣是猶未能坐而學揖讓未能立而學奔趨嘗飲狂藥中風者之譫亦不讀書而已矣嗟乎牧齋先生仕宦垂五十年生平精力搆古書百萬卷作樓貯而藏之名曰絳雲一旦弗戒於火皆爲祝融取去鼓[illegible]擊闔文武之道頭盡而杜詩箋註巍然獨存於焦頭爛額之餘杜曲浣花拂水紅豆千載而遙精氣相感默相呵護有如是乎丁未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日長志苦遵王又矻矻數月而

後託梓人以傳焉噫斯集也牧翁著述自少至老連
屋疊床使非遵王篤信而死守之其漫漶不可料理
縱免絳雲樓之一炬亦將在白雞棲床之辰也謀於
予則獲遵王貞不負牧翁幽冥之中者哉
康熙六年仲夏泰興季振宜序

少陵先生年譜

世系

一代 當陽侯預

二代 錫 躋 耽 尹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乾光 司徒右長史

七代 漸 梁邊城太守

八代 叔毗 周陜州刺史見周書孝義傳子廉卿

九代 某 某 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見蘇頲撰碑

十代 某 依藝 監察御史河南鞏縣令

十一代 易簡 登進士第轉殿中侍御史歷考功員外郎 審言 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

十二代 閑 朝議大夫兗州司馬奉天令 并 見唐史 專 開封尉 登 任武康尉

十三代 甫 甫有弟穎觀豐占不知行次故不序

十四代 宗文 宗武

十五代 嗣業

案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躋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元稹墓誌云晉當陽侯下十世而生依藝甫祭遠祖當陽君文稱十三葉孫甫甫爲預之後未知預四子誰爲甫之祖而舊譜以甫爲尹之後此何據也唐舊書杜易簡傳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易簡從祖弟審言易簡審言同出叔毗下復嘉爲甫高祖即硤州之子也周書杜叔毗傳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從居襄陽祖乾光齊右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此世系之較然可考者也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爲襲池陽侯洪泰與乾光爲行洪泰生二子祖悅顒

與漸為行顒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與叔毗為行
叔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為廉卿
則未知其為易簡之祖與審言之祖與舊譜以叔
毗為顒子景仲叔毗並系顒下紕繆極矣此不可
不正也顔魯公撰杜濟神道碑為征南十四代孫
甫有示從孫濟詩濟為合矣世系表濟與位同出
景秀下並征南十四代而詩稱從弟位抑又何與
宋人訂新唐宰相世系表承用逐家譜牒多所謬
誤歐陽公略不刊筆恐未可以表為據也姑書之
以俟博聞者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
睿宗 先天元年壬子即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七月立皇太子隆基為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八月玄宗即位	呂大防詩譜云按志傳皆年五十九卒在大曆五年庚戌當生於是年	
玄宗 開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	七月詔歸政于皇帝九月張說為中書令十月姚元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開元二年甲寅			
開元三年乙卯		觀舞劍器行云開元三年余尚童稚於郾城觀公孫舞劍器詩譜云是年才四歲或有誤	
開元四年丙辰	六月睿宗崩十月葬于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為奉先縣十二月		

開元五年丁巳	姚崇罷宋璟兼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九月改紫微省依舊爲中書省黃門省爲門下省黃門監爲侍中	
開元六年戊午		年七歲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進鵰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約千有餘篇
開元七年己未		
開元八年庚申	正月宋璟蘇頲罷	壯遊詩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開元九年辛酉	九月張說同中書門下三品	
開元十年壬戌		
開元十一年癸亥	四月張說爲中書令十月幸溫泉作溫泉宮	

開元十二年甲子		
開元十三年乙丑	十一月東封泰山	年十四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開元十四年丙寅	四月張說罷岐王範薨	年十五
開元十五年丁卯		
開元十六年戊辰		
開元十七年己巳	八月癸亥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宋璟為尚書右丞相	
開元十八年庚午	十一月張說薨	
開元十九年辛未		年二十上三大禮賦表云浪跡陛下豐草長林自弱冠之年壯遊詩東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當起于是年

年	事	詩
開元二十年壬申	三月信安王禕大破奚契丹于幽州六月遣范安及于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二月韓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宋璟致仕十二月韓休罷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正月帝幸東都五月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平章事十二月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其大臣可汗傳首東都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帝在東都	壯遊詩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按史二十門

年	事	備注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三月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掌之十月駕還西京十一月張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平章事	年移貢舉子禮部則下考功第在二十四年之前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四月張九齡貶荆州長史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賜死是年上以幾致刑措推功元輔十一月宋璟薨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三月杜希望攻拔吐蕃新城以其地爲威戎軍六月張守珪大破奚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是年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	
開元二十七	八月蓋嘉運大破突	

厥施于碎葉城擒其王火吐火仙送京師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三月張九齡卒是時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乂安雖行萬里不持寸刃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正月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并崇玄學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年三十歲祭遠祖當陽君文曰小子築室首陽之下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

冬日從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天寶元年壬午正月丁未改元

正月得靈寶于尹喜故宅置玄元廟于大寧坊八月李適之為左相九月兩京玄元廟改曰太上玄元皇帝宮

在東都姑萬年縣君卒于東京仁風里六月遷殯于河南縣

南郡小司寇于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為山

天寶二年癸未

正月安祿山入朝三月改西京玄元廟為太微宮東京為太清宮

天寶三載甲申正月遣左右相以下在東都五月祖母范

申正月改元為載

祖別賀知章于長樂陽太君卒于陳留之
放李白供奉翰林三私第八月歸葬偃師
月安祿山兼范陽節是年李白自翰林放
度使壽王妃楊氏號歸若遊梁宋齊魯相
太真召入宮李白賜從賦詩正在天寶三
金放歸四載間

天寶四載乙酉

八月冊太真為貴妃在齊州李邕為北海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三姊皆賜第京師太守陪宴歷下亭李同李北海登歷下古
白高適俱有贈與詩城新亭
當是同與白有魯郡贈李白
石門別杜二子美詩
蓋四五歲之秋也

天寶五載丙戌

四月左相李適之罷歸長安
陳希烈同平章事

天寶六載丁亥

正月遣使就殺北海應詔退下在長安
太守李邕左相適之飲
藥死詔天下通一藝
者詣京師林甫下尚
書覆試皆退下九月
安祿山築雄武城十
月幸溫泉宮改為華
清宮十一月哥舒翰

充隴右節度使十三月高仙芝討小勃律虜其王歸

天寶七載戊子

韋濟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十月幸華清宮封貴妃三姊並爲國夫人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又築城龍駒島吐蕃不敢近青海

在長安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上韋左丞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天寶八載己丑

閏六月謁太清宮冊玄元尊號尊祖以下五帝皆加大聖字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

天寶九載庚寅

正月詔封西嶽三月以關中久旱停封五月封安祿山東平郡王七月以鄭虔爲廣文館博士

在長安

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天寶十載辛

正月壬辰朝獻太清

年四十

進三大禮賦
兵車行

年	時事	詩文
卯	高癸巳朝獻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二月 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 安祿山兼領三鎭四月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于西洱河八月安祿山大敗于契丹十一月楊國忠兼領劍南節度使	杜位宅守歲
天寶十一載壬辰	十一月李林甫薨楊國忠爲右相哥舒翰安祿山思順皆入朝	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天寶十二載癸巳	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爲楊國忠立頌省門	贈鮮于京兆
天寶十三載甲午	正月安祿山入朝加僕射二月楊國忠守司空受册三月頒朔貶盧溪司馬兄均建安太守八月霖雨積六十餘日陳希烈罷韋見素同平章事	進封西嶽賦 麗人行 投贈哥舒開府 送高三十五書記 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贈田九判官 秋雨嘆三首

歎庭前甘菊花
苦雨奉贈隴西公
上韋左相
九日寄岑參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天寶十四載乙未

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副大使十二月陷東京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守潼關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縣

官定後戲贈
去矣行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即位改至德元載

正月祿山僭號于東京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六月哥舒翰戰敗于靈寶西原祿山陷潼關上出延秋門次馬嵬陳元禮殺楊國忠貴妃自縊祿山陷京師陳倉令薛

五月自奉先往白水六月自白水往鄜州八月聞肅宗立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賊中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九日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草堂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月夜　遣興

景仙殺駿米倚救扈
七月次普安郡房琯
同平章事丁卯下詔
制置天下八月癸巳
太子即位于靈武上
皇遣韋見素房琯使
靈武册命李泌見上
于靈武回紇吐蕃請
助國討賊九月上幸
彭原郡十月房琯敗
績于陳陶斜永王璘
反十二月以高適爲
淮南節度使

至德三載丁酉

正月上在彭原安慶
緒弑祿山而自立二
月幸鳳翔史思明自
博陵蔡希德自太行
高秀巖自大同牛廷
玠自范陽引兵十萬
寇太原李光弼大破
之永王璘敗死五月
郭子儀敗于清渠退

甫在賊中四月竄歸
謁鳳翔拜左拾遺上疏
救房琯上怒詔三司
推問張鎬救之仍放
就列八月墨制放還
鄜州省妻子十月扈
從還京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
醉歌
元日寄韋氏妹
哀王孫　哀江頭
春望　憶幼子
晦日尋崔戢李封
雨過蘇端喜晴
送率府程錄事
一百五日夜對月

保武功房琯罷張鎬同平章事八月鎬出兼河南節度等使九月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回紇衆收西京十月慶緒奔河北廣平王收東京上皇誥定行期李泌乞歸衡山癸亥上自鳳翔還京十一月壬申御丹鳳樓下制十二月上皇至自蜀居興慶宮上皇誥改蜀郡爲成都府長史爲尹分劍南東西川各置節度使十二月大赦蜀郡靈武元從功臣皆賜官六等定罪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喜達行在所三首
述懷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樊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
送從弟亞安西判官
送韋十六評事同谷防禦判官
送郭中丞充隴右節度使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月
奉贈嚴八閣老
塞蘆子
彭衙行
留別賈嚴二閣老
晚行口號
北征
徒步歸行
行次昭陵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三首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乾元元年戊戌二月改元復以載為年

二月李輔國判行軍司馬三月元帥楚王俶改封成王四月冊張淑妃為皇后九廟成迎神主入新廟五月張鎬罷立成王為皇太子六月貶房琯為邠州刺史下制數其罪劉秩嚴武等俱貶七月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九月命郭子儀統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十二月圍相州

任左拾遺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晚間至東都

收京三首 臘日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
題省中院壁
和賈至早朝大明宮
曲江對雨
曲江對酒 偪仄行
送李校書 洗兵馬
送賈閣老出汝州
端午日賜衣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題鄭十八著作虔
贈王中允維
奉答岑補闕見贈
出金光門有悲往事
題鄭縣亭子
望岳 留花門
至日遣興奉寄兩院補遺故人
湖城東遇孟雲卿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
戲贈閿鄉秦少府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瘦馬行 憶弟二首
得舍弟消息

乾元二年己亥

正月史思明僭燕王于魏州李嗣業卒于行營三月九節度師潰于滏水思明殺安慶緒郭子儀斷河陽橋以除衆保東京召子儀還京以李光弼代之六月以裴冕爲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光弼守河陽

春自東都回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縣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一日自隴右入蜀至成都

潼關吏等詩六首
夏日歎 夏夜歎
[illegible]
立秋後題
秦州雜詩二十首
山寺 示姪佐
佐還山後寄[illegible]
宿贊公房
東樓等詩二十八首
赤谷西崦人家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
夜宿贊公堂二首
太平寺泉眼
夢李白二首
別贊上人 萬丈潭
兩當縣吳少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紀行十二首
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發同谷縣赴劍南紀行十二首

上元元年庚子

三月以李若幽為成都尹李奐為東川節度使四月李光弼破賊于懷州河陽閏月以房琯為晉州刺史七月上皇移居西內高力士配流巫州九月以江陵為南都蜀郡先為南京復為蜀郡詔郭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取范陽為魚朝恩所沮十一月李光弼收懷州十二月李鼎為鳳翔尹

閒嘗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歲營草堂故日經營上元始堂成詩云頻來語燕定新巢則三月堂成

石犀行　石筍行
蜀相　卜居　有客
狂夫　堂成　賓至
西郊　村陽行
憶者　南鄰
赴青城縣出成都郭
寄陶王二少尹
丈人山

上元二年辛丑

二月崔光遠代李若幽為成都尹李光弼敗于北邙河陽懷州
州九月去上元年號稱元

年五十歲居草堂

百憂集行
戲作花卿歌
草堂即事

每以十一月為歲首以斗所建辰為名

俱附三月史思明為其子朝義所殺四月張鎬貶辰州司戶段子璋反于東川陷綿州東川節度使李奐奔成都五月崔光遠擒子璋牙將花驚定恃功大掠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出鎮臨淮王思禮卒八月李輔國守兵部尚書建亥月光遠卒建丑月合劍兩川為一道除東川節度以嚴武為成都尹

寶應元年壬寅建卯月復下詔進都崗堂詩云斷手寶應歲贈友二首建巳月改元復以正月為歲首建巳月為四月是月代宗即位建辰月元載同平章事建巳月乙卯玄宗河東諸將殺鄧景山外七月送嚴武還朝奉和嚴中丞西城晚封郭子儀為汾陽王到綿州末幾徐知道眺召來瑱冠京師復令之亂因入梓州冬復嚴中丞枉駕見過還鎮密勅裴茙代之歸成都迎家至梓十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一月往射洪縣南之之作通泉縣皆梓屬邑本嚴公仲夏枉駕草堂

崩丁卯上崩李輔國傳云遊東蜀依高適殺后及赴下係乃宜此時嚴武入蜀之政進號輔國尚父五後月李光弼至徐州節將兵其威名相繼逝既六月程元振代輔國判行軍司馬來頭捨長安于中日七月嚴武召還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徐知道反以兵守劍閣武不得出八月徐知道為其下所殺郭子儀解副元帥節度使留京師九月來瑱貶施州刺史十月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副之討史朝義頭王見回紇可汗于河北進克河陽東都河北悉平李懷仙斬朝義首來獻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奉送嚴公

同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

觀打魚歌

又觀打魚

奉濟驛重送嚴公

越王樓歌　海棕行

姜楚公畫角鷹歌

九日登梓州城

九日奉寄嚴大夫

相從歌　光祿坂行

冬遊金華山觀陳拾遺學堂

陳拾遺故宅

謁文公上方

奉贈射洪李四丈

早發射洪　通泉驛

過郭代公故宅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通泉縣薛少保畫鶴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
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漁陽 黃河二首
天邊行 大麥行
苦戰行 去秋行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代宗 廣德元年癸卯七月改元

正月來瑱入朝謝罪賜死閏月史朝義除將分帥河北各為節度使回紇登里可汗還國三月玄宗葬泰陵四月李之芳自吐蕃歸七月吐蕃盡取河隴八月房琯拜特進刑部尚書卒于閬州十月吐蕃寇奉天武功上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郭子儀復

在梓州九月二十二日壬戌祭房相于閬州是年除京兆功曹不赴久之召補京兆功曹詩別駕巴州詩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
春日梓州登樓
數陪李梓州泛江
陪李梓州登惠義寺
章梓州水亭
陪章侍御宴南樓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
寄題江外草堂
閬州東樓送十一舅
嚴氏溪放歌行
發閬中 憶昔二首
冬狩行 送李卿曄

京師十一月程元振放歸田里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十二月上還長安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

自平、贈別賀蘭銛、警急、收京、西山、王命、征夫

廣德二年甲辰

劍南東西川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使七月李光弼薨于徐州八月王縉都統河南淮南山東南道節度行營事九月江南西道觀察使殷鎬卒李勉代之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十月收吐蕃鹽井城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十一月吐蕃軍潰

春自梓往閬州嚴武再鎮蜀游晚遂歸成都六月在武幕中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

閬山歌　閬水歌　送李梓州之任并寄章十侍御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別唐十五誡因寄賈侍郎　別房大尉墓　自閬中領妻子卻赴蜀山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草堂四松
水檻
破船
營屋
揚旗
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遣悶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到村
宿府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初冬
太子張舍人寄織成褥段

永泰元年乙巳正月改元

正月散騎常侍高適卒嚴武加檢校吏部尚書四月卒五月郭英乂爲成都尹九月僕固懷恩復引吐蕃回紇入寇懷恩死于鳴沙十月郭子儀說諭回紇合回紇軍擊破吐蕃于靈臺郭英乂爲兵馬使崔旰所殺邛州牙將柏茂琳

辭幕府歸浣花溪草堂五月離草堂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旋至雲安縣居之自秋徂冬俱在雲安

正月三日歸溪上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春日江村五首
別蔡十四著作
哭嚴僕射歸櫬
莫相疑行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去蜀
聞高常侍亡
宴忠州使君宅
禹廟
題忠州龍興寺院壁

大曆元年丙午十一月改元

瀘州楊子琳劍南李
昌巎皆起兵討旰
二月以杜鴻漸為山
南西道劍南東西川
等道副元帥鴻漸請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
張獻誠兼充東川節
度使柏茂琳為邛州
刺史充邛州防禦使
崔旰為茂州刺史充
山西防禦使二月張
獻誠與旰戰敗于梓
州八月鴻漸至蜀請
以節度使讓旰以旰
為劍南西川節度行
軍司馬茂琳為邛南
節度使各罷兵

春自雲安縣至夔州
居之亂離于夔之西
閣有為夔府柏都督
謝上表是年終歲居
夔州

十二月一日三首
杜鵑
雲安立春
客居　客堂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
安
子規　贈鄭十八賁
青絲　近聞　引水
蠶穀行　折檻行
移居夔州郭
古柏行　縛雞行
負薪行　最能行
課伐木　園人送瓜
園官送菜

大曆二年丁未

正月復分劍南東西
川為二道六月杜鴻
漸還朝荊南衛伯玉
封陽城郡王七月崔
旰為西川節度使旰

在夔州西閣春遷居
赤甲三月遷瀼西秋
遷東屯復自東屯歸
瀼西是年終歲居夔

立春　日　雨
赤甲　入宅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
堂五首
晚登瀼西堂

[illegible]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大曆三年戊申

四月崔寧入朝五月楊子琳入成都寧妾任氏募兵擊走之十月以京兆尹李勉為廣州刺史

正月中旬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發荊南秋移居公安數月歲暮發公安之岳州

元日示宗武
又示宗武
太歲日
此遣懷贈弟穎觀等
續得觀書
白帝城放船出瞿唐
四十韻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南溪驛
泊松滋江亭
行次古城店
呈江陵幕府諸公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州中出兩湖寄鄭少尹
移居公安縣贈衛大

一郎
公安送韋二少府
公安懷古
發劉郎浦
曉發公安
泊岳陽城下
登岳陽樓
歲晏行

大曆四年己酉

二月楊子琳擊王守
仙于忠州黃草峽殺
夔州別駕張忠據其
城以爲峽州團練使
以衡州刺史韋之晉
爲潭州刺史徙湖南
軍于潭州

正月自岳陽之潭州
秋欲適漢陽暮秋欲
歸秦不果卒留潭自
是歲舟居

宿青草湖
湘夫人祠　入喬口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道林岳麓二寺行
發潭州　上水遣懷
銅官渚守風　回棹
登舟將適漢陽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
呈湖南親友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
南幕府親友

大曆五年庚戌

四月湖南兵馬使臧
玠殺其團練使崔瓘
楊子琳裴虬陽濟各
出軍討玠子琳取賂

春在潭州夏避賊泝流
亂入衡州因至耒陽入
本傳云泝沿湘流遊
衡山寓居耒陽附舟

月避亂[illegible]衡州
[illegible]湖
題衡州縣[illegible]文宣王
新學堂

而還[illegible]

因自[illegible]稽[illegible]以而[illegible]年以衡州[illegible]

五十九元微之誌云耒陽以僕阻水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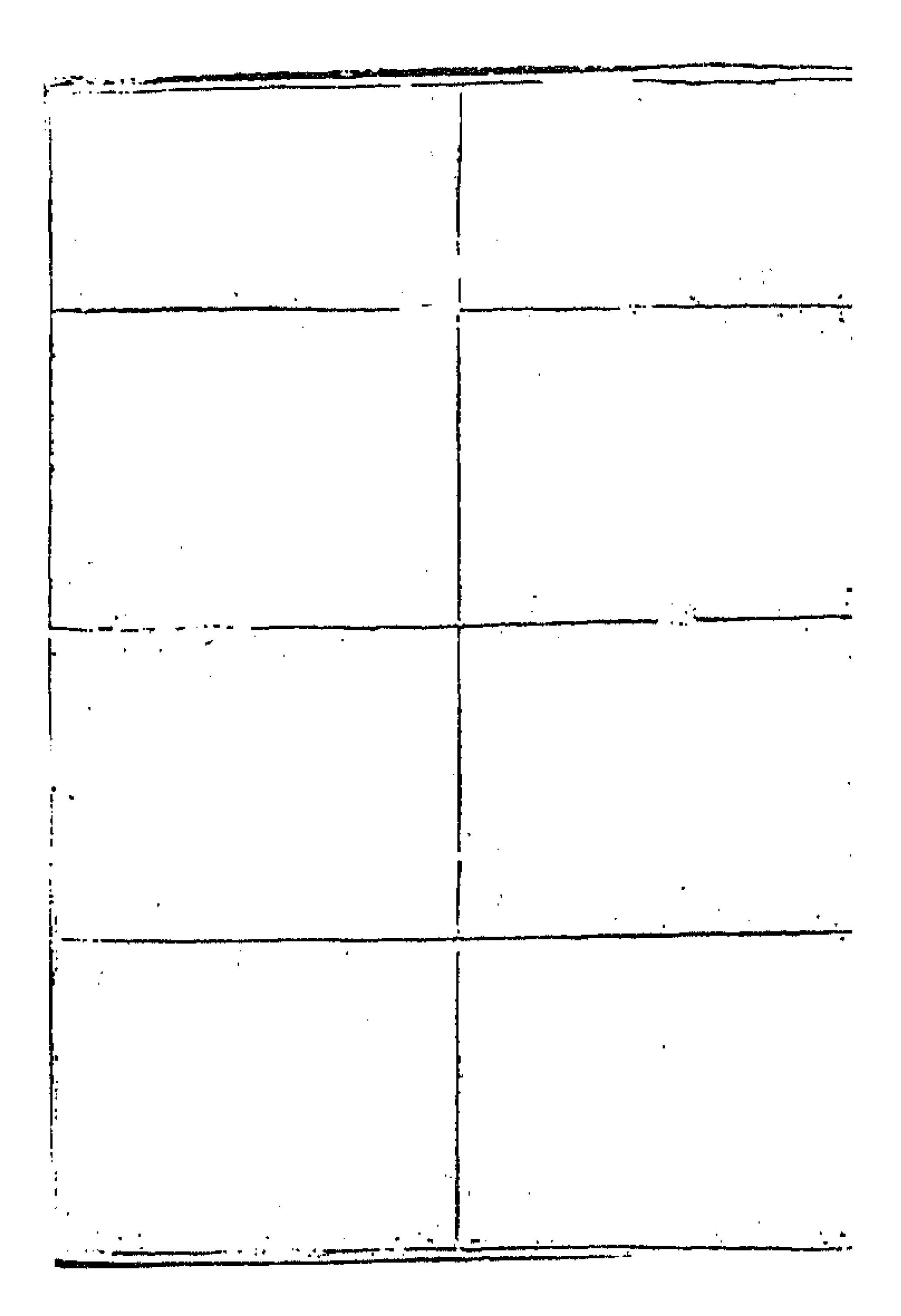
扁舟下荊楚竟以寓　致酒肉療飢荒江

卒旅殯岳陽諸譜云　詩得代償與壽本

欲遷襄陽道卒殯于　韻至縣呈聶令

岳陽皆誤也

年譜終



注杜詩畧例

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攷其辭力少而鋭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畧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纘梁權道黃鶴魯訔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說其亦近于愚矣今據吳若本識其大畧某卷爲天寳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亂失次者畧爲詮訂而諸家曲說一切削去

子美皆天寳以後之作而編詩者繫某詩某詩于開

元仍年譜之譌也子美與高李游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于開元二十五年故諸家因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都尹譜以爲攝也遂大書于上元二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文爲早世也遂大書于大曆四年曰夏復回潭州宗文夭按樊晃小集叙子美歿後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類則愚而近于妄矣

杜詩昔號千家注雖不可盡見亦畧具于諸本中大抵蕪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趙次公

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窘少所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摭拾子傳爲博泛濫蹐駁昧於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攷訂史鑑爲功支離割剝罔識指要其失也愚余于三家截長補短畧存什一而已

注家錯繆不可悉數畧舉數端以資隅反

一曰僞託古人世所傳僞蘇注卽宋人東坡事實朱文公云閩中鄭昻僞爲之也宋人注太白詩卽引僞杜注以注李而類書多誤引爲故實如贈李白詩何當拾瑶草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元人編眞仙通鑑近時人編尺牘書記並載入矣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遺唐無此書亦出諸人

僞撰

一曰僞造故事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傅以前人之事如僞蘇注碧山學士之爲張褒一錢看囊之爲阮孚昏黑上頭之爲常琮是也蜀人師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鄰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卜鄰之事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吃醉後雄譚之事流俗互相引據疑誤弘多

一曰傅會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眞僞雜互如王羲之未嘗守永嘉而曰庭列五馬向秀之朝本不任職而曰纖杜預領荆此類如盲人瞽說不知何所自來而注家尤傳之

一曰僞撰人名有本無其名而僞撰以實之者如衛八處士之爲衛賓惠荀之爲惠耶荀珽向鄉之爲向詡是也有本非其人妄引以當之者如韋使君之爲韋宙馬將軍之爲馬璘顧文學之爲顧況蕭丞相之爲蕭華巴公之爲齊巳是也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賊之名而單復讀杜愚得遂繫之于譜尤爲可笑

一曰改竄古書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蔡客賓𢹂穪得盧添祖跣大叫四字; 赭白馬賦用品藝驍騰爲句而蜀都賦觴以縹青一醉累月斷裂上下文以就蜀酒之句也有引用古詩而竄易者如庾信蒲城桑

葉落改為蒲城桑落酒臣機佳人耿天末改為涼風起天末是也此類文義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為之者亦愚且陋矣

一曰顛倒事實有以前事為後事者如白絲行以為刺竇貞蕭京兆以為哀蕭至忠是也有以後事為前事者如悲青坂而以為鄴城之役雅王節制而以為朱滔李懷仙之屬是也

一曰强釋文義如披垣竹埋梧十尋解之曰垣之竹埋之梧長皆十尋有是句法乎如九重春色醉仙桃解之曰入朝飲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類皆足以疑誤末學例之不可勝例也

一曰錯亂地理如注龍門則旁引禹貢之龍門不辨其在洛陽也注上門杏園則槩舉長安之上門杏園不辨其在河南也注馬邑則槩舉雁門之馬邑不辨其在成州也諸家惟黃鶴頗知援據惜其不曉決擇耳

宋人解杜詩一字一句皆有比託若偽蘇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師古之解筍根稚子尤為可笑者也黃魯直解春日憶李白詩曰庾信止于清新鮑照止于俊逸二家不能互兼所長渭北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氣故雲色駁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耳洪駒父詩話一老書生注杜詩云儒冠上服本

乎天者親上以譬君子紈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以譬小人魯直之論何以異于此乎而老書生獨以見笑何哉

宋人之宗黃魯直元人及近時之宗劉辰翁皆奉爲律令莫敢異議余嘗爲之說曰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于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于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奡奇何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儁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

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擣撦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瘧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余之注杜實深有慨焉而未能盡發也其大意則見于此

杜集之傳于世者惟吳若本最爲近古他本不及也題下及行間細字諸本所謂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別注亦錯出其間余稍以意爲區別其類於自者用朱字別注則用白字從本草之例若其字句異同則一以吳本爲主間用他本叅伍焉

宋人詞話以蜀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蔡夢弼詩注

載王維畫子美騎驢醉圖幷子美斷句詩至于鄭虔愈瘡之說文宗斧脊之戲李觀墳土之辨韓愈撫遺之詩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君子所不道也飯顆山頭一詩亦出于孟棨本事而以譏其拘束非通人之譚也吾亦無取焉

諸家詩話

宋人方惟道兄弟纂錄唐宋以來評杜詩者號曰諸家老杜詩評蔡夢弼草堂詩話一卷悉摭韻語陽秋之類尤爲猥雜今删補而存之

唐書一事

文宗紀鄭注言秦中有火宜興土以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爲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鎻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巳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爲樓殿以壯之太和九年十月内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仇士良以百戲于銀臺門迎之

唐本事詩二事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唐摭言作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別一作新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白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疏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

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劉禹錫嘉話三事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常訝杜員外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茱萸二字經三詩人皆巳道亦有能否焉杜公言更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偏插茱萸少一人朱倣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公爲最優也

禹錫常言白樂天苦好余秋水詠曰東屯滄海闊南

讀洞庭覽又石頭城下作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自知不及韋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又杜少陵過洞庭詩落句曰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鄙夫之言有媿杜公也 苕溪友議中山公謂賓友曰嘗過洞庭雖爲一篇靜思杜員外落句云云鄙夫之言有媿于杜公也

歐陽文忠公詩話一事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西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

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莫能到也

王荆公鍾山語錄一事

薰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即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疎嬾與何長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

司馬溫公迂叟詩話一事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

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古今詩話一事

章聖問侍臣唐時酒每斗價幾何丁晉公奏曰唐時酒每斗三百文舉杜詩以證章聖大喜曰杜甫詩自可爲一代之史也

東坡三事

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東坡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于禮義以爲賢于無所止

者而已若夫發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蔡約之西清詩話一事

詩之聲律至唐始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而造語工夫各有微妙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小閣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飜雖因舊而益妍類獺髓補痕也

秦淮海進論一事

淮海秦少遊進論曰杜子美之于詩實積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

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與

王彥輔麈史一事

杜審言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

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益有家法矣

葉夢得二事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欵欵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

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吐吞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

詩話二事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夭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裾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爭奈何婉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

軍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眾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葛常之一事

韻語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隴負薪拾橡餔糒不給困躓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于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榿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于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攜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

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黙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常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闌也從江檻落風湍殷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

草堂者終始秖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
謂三年犇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

唱酬題詠附錄

登慈恩寺塔　高適

香界泯羣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宮闕皆戶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慚阮步末宦知周防輸效獨無因茲焉可遊放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李白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一作下）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沙丘城下寄杜甫　李白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雜言寄杜拾遺　任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嘗一日不相憶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黄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為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波似鼓蕩華嶽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箇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嘗醉卧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闊步

青雲端積翠屜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團欒英才特
達承天眷公卿無不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
安仁却爲椽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寮每日相就
提玉壺半酣起舞捋髭鬚乍低乍昂旁若無古人制
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
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巳亦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
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崎嶇倚朝市
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爲朋友東山謝
安作鄰里閑常把琴弄悶卽携尊起鶯啼二月三月
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中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
驛吏爲報杜拾遺

使南海道長沙　侍御史唐　扶

道林岳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雪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鼓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衲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髡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稍揖英皇頹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小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幡主人念我塵眼昏中夜號令期至暾遲回雖得上白舫羈紲不敢言綠淮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侯鯖錄云長沙道林嶽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碑見于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員外道林寺題示姚員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

和　湖南觀察使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唐書沈傳師傳穆宗時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闕承旨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爲湖南觀察使爲闔楚國富山水青嶂邐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挹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携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晚來碧積雪洗盡烟嵐昏碧波迴嶼三山轉丹檻遶郭千艘屯華鑣躞蹀絢沙步大旆縈錯輝松門樛枝競鶱龍蛇執折榦不沒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巖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

思遠哪開尊危絃細管逐歌飄畫鼓繡靴隨節鏘鏘
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瀘蟠高軒嗟予絕倒久不和
忍復感激論元元

道林　　崔珏

臨湘之濱岳之麓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十里擺不
斷竹泉瀉入于僧廚宏梁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
泉俱四時惟夏不敢入燭龍安敢停斯須遠公池上
種何物碧羅扇底紅鱗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宮夜
轉三乘書野花市井栽不著山雞飲啄聲相呼金檻
僧廻步步影石盆水濺聯聯珠北臨高處日正午舉
手欲摸黃金烏遙江大船小于葉遠林雜樹齊如蔬

潭州城郭在何處東邊一片青模糊長卿之問久寞寞五言七言夸規模我吟杜詩清入骨灌頂何必須醍醐

岳麓道林　　韋　蟾

石門道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間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螮蝀深濕烟散鸑鷟尾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壞欄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鬭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謂沈傳師裴休之書宋之問杜甫之詩也）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夢得）同

入東林白蓮社

杜甫同谷茅茨 唐乾遁七四載作　　　趙鴻

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
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什空勒舊山隅

萬丈潭在子美宅西鴻又刻萬丈潭詩

粟亭　　　趙鴻

杜甫粟亭十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紀今何有

趙鴻刻石同谷曰工部題粟亭十韻不復見蓋鴻時已逸公詩矣

讀杜詩　　　杜牧

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皇誰得
髓無人解合續絃膠

耒陽　　羅隱

楚水悠悠浸耒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下不見詩人說用兵

耒陽杜工部祠堂　　徐介

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頹垣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

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京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宮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裴說一首

騷人久不出安得國風清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問白酒恨難平悒怏寒江上誰人知此情

孟賓于一首

南遊何感思更甚葉繽紛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文

青山當日見白酒至今聞惟有爲詩者經過時吊君

二詩出耒陽祠志

杜工部集附錄

誌傳集序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元稹 江陵士曹時作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

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淸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

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鍜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條

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耳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絶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劒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叅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

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舊書文苑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舊杜闕元本）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新書云天寶十三載）

獻三賦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遺新書云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趨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按集注自京竄至鳳翔當從新書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新書云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然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新書云關輔飢輒棄官去客秦州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新書云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黃門侍郎鄭國公嚴

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新書云武再帥劒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書云武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按嚴杜死生交誼見于詩篇者甚至鈎簾欲殺出于雲溪友議實齊東野人之語也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妄載之當以舊書爲正啓嘗曰考杜詩武再鎮蜀章彝已交印入覲史當失之）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父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適自東川入朝在嚴武再鎮之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也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依高適當在此時而史誤記耳）

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甫至江陵及公安歲久曰未維舟者非也史載居夔下峽事皆不詳）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頭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懶未就耳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甫有集六

十卷

新書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愼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杜工部小集序

潤州刺史樊晃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郎待之客禮屬契闊湮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漢之南常蓄東游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

人所傳誦者皆君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類分爲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贈杜工部詩集序　孫僅

叙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于偉傑之人以濬發焉故文者天地眞粹之氣也所以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隱奧非夫腹五常精心萬象靈神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

沮矣氣萎體瘵則勇喪矣言蕪辭蕪則正塞矣是三
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淳而長剝則氣散
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
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瞽實聾正不
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誕月豔蕩而莫返曹劉
應楊之徒唱之沈謝徐庾之徒和之爭柔鬬葩聯組
擅繡萬鈞之重爍爲錙銖眞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
子之爲也剔陳梁亂齊宋抉晉魏瀦其淫波遏其煩
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覽邈高聳則若鑿大虛而
噭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
峻整則若儼鉤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

昂然神其凝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桀超人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淸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尙軒軒然自號一家爀世烜俗後人師倣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顚沛寇□汩没蠻□者屯于時耶戾于命耶將天嗇厥代未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王內翰序

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撰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冑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

都自閬州挈家往依焉（子美自閬還成都武再鎭蜀時也原叔序誤）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鎭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貞節舉兵攻旰蜀中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子美避徐知道亂入梓州崔旰亂後自雲安寓夔不復還成都矣原叔此序誤）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荊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傳云召試授京兆府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授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云遊河西謁肅宗于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注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

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據適自東川入朝拜右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別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湘衡而集有江陵及公安詩甚多傳云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詩及別題大曆年者數篇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敘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王原叔記

元好問中州集云祝簡廉夫詩說云王原叔初不注杜詩子蒙其孫彥朝彥朝不說杜詩非其大父注蓋彥朝不學見流俗皆讀舊注因而認有可

數可數今日見吳彥高東山集云元祐間秘閣校對黃本鄧忠臣字慎思余杭氏姨之夫今世所註杜詩乃慎思平生究竭心力而爲之者鏤板家標題淺以託名王原叔近歲得浙本杜詩是原叔之孫祖學所傳前有序引備言其大父未嘗註杜詩蓋夫彥高之言可信故併記于此

後記

王琪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採秘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于記于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眞爲害大矣于

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韈之句）所謂轉石于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于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咸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于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聚于郡齋而參攷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于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以附于

卷終原叔之文今遷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
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胡宗愈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攷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之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叅謀武卒蜀又亂

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于耒陽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于石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凉略不可記今丞相吕公鎮成都復作草堂于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于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于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攷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杜工部集後記

吳若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板也初教授劉亘常令當兵火殘缺之餘便欲刻印文籍得府帥端明李公行其言繼而樞密趙公不廢其説未幾趙公移帥江西常令亦以病丐罷屬府倅吳公才德充察推王闢伯言嗣成之德充伯言爲求工外邑付學正張巽學録李兆要以必成踰半年教授錢壽朋者朋來乃克成焉蓋方督府宣司鼎來百工奔走趨命不暇刀板在手奪去者屢矣一集之微更歲歷十餘君子始就嗚呼儒業之難興如此常令初得李端明本以爲善又得撫屬姚寬令威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校足之末得

若本以爲無恨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刋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爲異饌所移者故世之出異意爲異說以亂杜詩之眞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眞然求不爲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紹興三年六月荆溪吳若季海書

杜工部集目錄

卷之一　古詩五十五首

卷之四　古詩三十七首

卷之五　古詩五十六首

卷之六　古詩五十三首

卷之八　古詩四十五首

早發　次晚洲
望嶽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清明　○風雨看舟前落花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別張十三建封
暮秋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
奉贈李八丈判官　歲晏行
人日寄杜二拾遺高適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鄭駙馬宅宴洞中　李監宅

重題鄭氏東亭　題張氏隱居二首

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旁

植慈竹　龍門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贈李白

與許主簿遊南池　登兗州城樓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暫如臨邑至㟙山湖亭奉懷李員外

對雨書懷走邀許簿公

巳上人茅齋　房兵曹□馬

卷之十一　近體詩一百四首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山館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諮議諸昆季　　倚杖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舟前小鵝兒　　得房公池鵝

答楊梓州　　登樓

春歸　　歸鴈

奉寄章十侍御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寄李員外布十二韻

歸來

能書　鬪雞
○鸚鵡　歷歷
洛陽　驪山
提封　覆舟二首
垂白　○草閣
江月　江上
中夜　○江漢
白露　孟氏
○吾宗　有歎
冬深　不寐
月圓　○中宵

卷之十六　近體詩九十七首

續得觀書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
送大理封主簿親事不合
人日兩篇　江梅
庭草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四十韻
巫山縣汾州唐十八使君弟宴別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泊松滋江亭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宴胡侍御書堂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月下賦絶句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赴闕下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赴江陵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和江陵宋少府暮春雨後同宴書齋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過南岳入洞庭湖　宿青草湖
宿白沙驛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登白馬潭
歸鴈　野望
入喬口　銅官渚守風
北風　雙楓浦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郎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潭州留别杜員外院長 韋迢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附錄

杜工部集目錄終